



行 万里路

说来惭愧，到美国十好几年了，今年四月美国西南游，是我第一次去举世闻名的大峡谷。回来写游记时，真是无处下笔。大峡谷，壮丽宏伟，又岂止壮丽，岂止宏伟！那种气势，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人们可以摄影绘画，写诗作曲，但任何影画诗曲，只能是大峡谷的一面一角。



春游大峡谷

冬梦

说来惭愧，到美国十好几年了，今年四月美国西南游，是我第一次去举世闻名的大峡谷。回来写游记时，真是无处下笔。大峡谷，壮丽宏伟，又岂止壮丽，岂止宏伟！那种气势，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人们可以摄影绘画，写诗作曲，但任何影画诗曲，只能是大峡谷的一面一角。

这个自然奇观，坐落在亚利桑那州（Arizona）的科罗拉多高原（Colorado Plateau），长446公里，宽6.6至29公里，深达1.6公里，是美国第一批国家公园之一，也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选择保护的天然遗产之一。这个峡谷的作者是科罗拉多河（Colorado River），几百万年来，河水默默地流淌，不知不觉地创造着奇迹；只有在一百多年前，美国内战后，一个叫鲍威尔（Powell）的独臂军人，和另外六人探险漂流Colorado River，才使这个自然奇观得以问世。河水经年的侵蚀冲刷，和高原的上升，使两百万年的地球史展现在峡谷的壁面。

我先去了科罗拉多河的上游，从东面进入大峡谷国家公园。那天是个气候多变的春日，周日下午，进入第一个景点沙漠观景点（Desert View），停车场几乎满了，行人如云。走到峡谷边，才知道何为深渊！既深又阔。放眼望去，西边云雾蒙蒙，东边山崖重重，科罗拉多河如碧带，静静地淌在遥远的山间（图一）。我见有一二人顺着山崖走在远处，决定去步他们的后尘。山路说不上险，但要克服恐高，所以走下去的人寥寥无几。峰回路转，很快人声便抛到脑后。这条trail是在一条伸出去的山脊上，景色几步一变（图二）。

天上行云，在对面崖上勾画光影游戏。除了脚下的沙石作响，周围一片寂静。我站住，享受这壮丽景色里的片刻安宁。西边远方的长空，穿来丝丝风声，由远而近，犹如风笛，在面前的峡谷里穿过。片刻后，又是一阵，没有料到的是，随风而来的是漫天的飞雪，阳光里熠熠生辉，随风飞舞，落在脸上，手上，感到丝丝凉意。一股无端的感动涌了上来。听得上面有人走来，那是个有着浓重德国口音的中年人。共同感叹景色的难以置信后，他说，“你难道不想照张相？哦，我坚持要给你照相，用你的相机。”他指手画脚了半天，却也只照了一张。旁边走来个从西班牙来的帅哥，递给我相机，要我给他照一张，不知为何不请那主动为人照相，挂着

大炮的德国人。等我取好景，视窗里看，他人突然不见了，我吃了一惊，放下相机一看，原来他跪下了，不知道是感动的还是吓的。我说给他照两张，一张跪的，一张站着的，他要两张都跪的。一张单腿，一张双腿，害的我站着照了一张，又陪他跪着照了一张。壮观的大自然面前，敬畏之心，人皆有之。



图一：科罗拉多河在峡谷底部静静的流淌 (Colorado River)



图二：Desert View，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东部主要景点。科罗拉多高原绵延起伏，而被河水经年侵蚀的悬崖，深邃险峻，呈现一层层不同年代的岩石。

Grandview Point是另外一个停留时间较长的景点。这里有步行小路，可以走到河边。游大峡谷的方法因人而异。有坐直升机的空中游；有挑战身体极限的跨谷步行；还有老少皆宜最一般的走马看花；也可以骑骡沿着崎岖蜿蜒的羊肠小道往下走；还可以驾舟闯过科罗拉多河二百多个急流险滩，漂过大峡谷。到河边小路不长，不到二十公里，却有一千五百米的落差，几乎是直上直下。骡马和谷底的野营地都得提前一年预订。有人选择当天上下，那得有很好的体力。我们只顺路走了大约一两公里而已。那时的天基本都阴了下来，枯树，飞鸦，远处一线光明，在广袤的原野上作画。春天的紫色野花在悬崖边开放。

当时觉得看景到此为止，天色已暗，又很阴沉，西边来的游客，告知那边下着雪，我盘算着去旅馆好好休息。路上，却见云开，一束红光向峡谷照去。我停了车向峡谷边奔跑，在Yaki Point看到的景色无法描述，一束束光柱，转瞬即逝，从天而降，缓缓移动中，点画出一个个奇异的山顶或着谷裂，或者将峡谷之间的平台照亮。云移影动，所点到的山峦，如火如荼。阳光是大峡谷的魔术师。夕阳正在上演一幕大自然壮美绝伦的活剧（图三）。

Yawapai Point 景点，面西，是看夕阳的好地方。但等我到时，已经群山暗淡，暮霭垂挂，晚风呼啸，雪粒疏疏，千山万壑顿入幽冥。大峡谷是个舞台。上演着人世间最壮丽的剧，来之又去，周而复始。看客成千上万。日下幕落，几个抗着三角架，被着相机包的人相继离去。

当晚，住在Tusayan的Holiday Inn Express，这里距离公园出口两英里。早晨从窗上看出去，邻家的房顶全被雪染白了。那时六点多，天色已经大亮，我先驾车去观景。一路上亦晴亦雪，风疾云走，气候多变。

到了Mather Point，云雾将散未散，阳光穿雾而来时，正是拍摄的梦想时机。看别人都在设立三脚架，一个持尼康D200的老先生，摘下手套拿镜头盖，说时迟那时快，那盖子三滚两跳就下了山崖，老先生叹口气说，是第二个了。温度只有二十几度，加上阵风，手冻的不听话。我曾豪言“不谈摄影”，现在的感觉就是没有准备上了考场。

Yawapai Point，就是昨晚暮落的地方去。停车冒雪走到岸边，那景色又让人目瞪口呆，就是设三角架也来不及。点点光斑，在层层山峦上疾走跳跃；重重云雾，在道道地裂间翻腾离合。广阔的河谷里瞬息万变，偌大的世界，竟然空旷无人。我想仰天狼嚎：你们都哪里去啦！快来看啊！恨不能捧着这景色走遍全世界，给所有的人看（图四）。

山峦远眺，乱云飞渡。云层就要合上了。这张可以看到下面的路径，有一日走在上面，算做我的一个梦想吧（图五）。

下起了大雪和小雹子，路面马上就白了，山峦消失在雪幕后。在漫天大雪里，我离开了大峡谷。即使我见

到的，不是最美丽壮观的时刻，而我拙劣的留影，更不能反映她的风采；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大峡谷给我非凡的感受和印象。



图四：Yawapai Point，大峡谷的主要景点。朝阳为群峰金漆重抹，云彩为荒原浓笔点墨。



图三：夕照。Yaki Point，阴云里透出夕阳的一束红光，将憧憧巨岩的阴影，化做一堵绚丽夺目，硕大无朋的焰火之墙。



图五：俯瞰峡谷，地裂如渊，幽旷险峻。



上帝的交响乐

奥林匹克国家公园一瞥 西里

说来不好意思，若不是到阿拉斯加的游船和西雅图的机票连接有点问题，需要在西雅图停留几日，还真不知道美国有个国家公园叫奥林匹克。有意思的是，我在网上查找这个公园时，出来最多是主题为“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的组曲。原来不仅有个名字是“奥林匹克”的美国国家公园，还有人为它谱写了辉煌的乐章。这组音乐的介绍文章无一不是描述它史诗般的壮丽宏大和迷人的旋律变化，都说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历史大片的主题音乐。在奥林匹克国家公园游览后再听这组音乐，就知道上帝对奥林匹斯山脉是多么的眷顾了！

奥林匹克国家公园位于西雅图西北角奥林匹克半岛的中央，距离西雅图约90英里的距离，但由于中间隔着一个海湾需要渡船往来，所以开车实际要用大约要3-4个小时，其中渡船时间是半个小时，但通常要等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不等才能上船，所以时间就不好确定。

奥林匹克公园1938年设立，占地3626平方公里，濒临太平洋。整个公园由雪山、湖泊、温带雨林和海滨几大部分组成。百度百科上说：“从太平洋海面上吹来的温暖而潮湿的空气被奥林匹克山脉挡住，气流沿山坡上升而冷却，在高山上形成降雪，半山腰则降雨。高山上的积雪终年不化，形成大大小小的冰川。山脚下由于一年四季都有丰富的雨水，每年春天又有稳定的融雪，山腰处形成雨林生态。”这里的雨林被称为温带雨林，其植被、动物品种都有别于热带雨林。由于这里曾被冰川隔绝了亿万年，奥林匹斯地区逐渐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生物系统，该区有8种植物、5种动物在其他地方已经绝迹。据说1988年曾立法，公园内95%的地区被列为荒野，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开发。

同一天在同一个公园，从海边的温暖潮湿到高山上的严寒，可以体会一年四季的气候以及相应的不同自然生态，欣赏变化奇妙的动植物景观。高山上茂密和多变的森林，森林里有湖泊。站在野花盛开的草地上能看到雪山、冰川和大海，四周环绕着云遮雾罩的起伏山峦。雪山、大海、森林、湖泊！春、夏、秋、冬！坐看云聚云散，远望潮起潮落。

奥林匹克国家公园不仅是一个拥有丰富地形和景观、植物和动物的自然地理教室，更是一个享受全新视觉盛宴的胜地。美国的国家公园不少，但谱写如此恢宏组曲登上音乐圣殿的不多。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当之无愧，是上帝赐予人间的大自然交响乐。

整个地方要至少一个星期才能看完，公园的门票就是一个星期一辆车15刀。但公园管理处有一个指南，告诉游客如何根据自己的时间长短制定自己的游览计划。我们只待了两天，按指南的推荐地点去了几个主要的地方。





清澈无比的月牙湖 (Lake Crescent)

虽然美国的有许多美丽的湖泊，但月牙湖还是有其特殊之处的。月牙湖是冰川雕刻出来的湖。亿万年前这里是一片大冰原，冰层厚达600多英尺，冰川融化和移动的结果留给了这里陡峭的山崖峡谷和清澈的湖水。湖水中缺少氯，所以就无法生长那些水面漂浮生物如藻类，这让湖水总是呈现青绿色和湛蓝色，美丽极了。湖水非常清澈，有的地方能看到水深60英尺的地方。同时还保护了两种其他地方已经绝迹的鱼类，Beardslee和Crescenti鲑鱼。



西里 2007年8月17日摄于奥林匹克国家公园

温带雨林Hon中，“树妖”随时扑面而来，讲述着一个个神奇的故事。温带雨林是奥林匹克半岛最著名的特色和景观，在别的地方看不到。雨林沿着太平洋海岸线生长在半島朝西的山谷里，山谷里终年雨水不停，气候温和，树木可以在任何地方生长，寸方之地也能看到数种不同的植物品种，充满了勃勃生机！



温泉胜地SOC的溪流和瀑布。走到那里时天色已经比较暗了，就着落日透进树林密密的枝叶的残光，拍了这张照片。



西里 2007年8月16日摄于奥林匹克国家公园

奥林匹斯众山神，俯瞰着婀娜多姿的暴风山脊 (Hurricane Ridge)。山上是终年不化的冰川，山脚下就是野花满坡的草地，小鹿或奔跑或倘佯，在绿意茵茵之中流连。



月牙湖畔的古生森林犹如童话世界



Mora海滩。奥林匹克公园的海岸线长达72英里，有大大小小景色各异的海滩。沿岸布满了礁石、峭崖、满潮地或石沼 (Tide pools)、森林、巨木、海星、水鸟等所有的野生自然景观。

新疆掠影

乡居

(1) 乌鲁木齐

趁着开会的机会，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新疆。对许多人来说，对新疆的印象很可能是漫漫沙海，茫茫戈壁。确实，新疆有号称“死亡之海”的中国第一大沙漠（世界上仅次于撒哈拉）——塔克拉玛干沙漠，有成片的戈壁滩。但去了你就会知道，那里更有水草丰美的牧场，茂密的森林，肥沃的土地。自然资源更是丰富，从吐鲁番到敦煌的路上，能看见一列列外运的原油列车，煤炭更占了全国储量的38%！天然气也占了1/4，有著名的西气东运（到上海）。有点像咱东北一没见到大豆，但却见到了大片的玉米高粱。副食品更不用说了，我们在那儿每天吃的水果蔬菜，肉类，鱼虾螃蟹等等都是本地产的。当然乌鲁木齐是世界上最内陆的城市，鱼虾螃蟹都是淡水养殖，当地人骄傲地和我们说：我们新疆养啥活啥！吃了新疆又甜又脆的哈密瓜，你会觉得内地那软皮塔哈的玩应简直是糟蹋哈密瓜的美名（有往空运北京水果的飞机，有时也搭载乘客，票价是正常价的一半，没有服务）。由于日照时间长，那儿的西红柿也特别好吃。开会的第一天，新疆分院院长介绍情况时说，中国已成了全球西红柿酱生产大国（之一），而这些西红柿酱基本都产自新疆，往西一走就出口了。当然，新疆还有葡萄西瓜哈密瓜...。对了，还有漂亮的眼睛会说话的阿娜尔罕姑娘呢。在那儿时有人问我对新疆感觉如何，我只有一句话：“这地方好哇！”

新疆，古称西域。乾隆二十四年（1759），改称“新疆”或“西域新疆”。这事儿差点没让导游给“蒙”了。他说新疆得名，是因为左宗棠最后收（换）回伊犁，光复新疆，乾隆有感于故土新归，赐名新疆。实际上左宗棠征战西域，攻克乌鲁木齐，收回吐鲁番，进军南疆，拿下喀什和田，最后收复伊犁，已是新疆得名100多年后的光绪年间了。无论在新疆和在甘肃，当地人都对左将军怀念有加，许多农作物，如水稻棉花等都是左将军从湖南老家带去的。并沿途令士兵遍栽“左公柳”，有诗为证：“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去新疆之前，会议便告知了到新疆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如不能摸人头顶，不能当人面儿甩手等。记的最牢的是不能说猪。猪肉得称大肉（猪腿大概得叫大腿）。由于信仰坚定，维汉基本不通婚，据说现在有所松动，



乌鲁木齐市区一景，从红山下望。

维族可娶汉家姑娘，但必须用肥皂水洗肠子6、7次，清除浊物，皈依伊斯兰教，才可迎娶。

乌鲁木齐，这个名字并不是维语的音译，而是蒙古语“优美的牧场”之意。当年成吉思汗的大军远征中亚，曾在这茫茫的绿草滩发出“乌鲁木齐”的感叹。新疆的许多地名，如喀纳斯（美丽而神秘）湖等都是蒙古语。乾隆时曾命名乌鲁木齐为迪化，54年又改了回来。那儿许多人认为迪化有贬义，取“启迪教化”之意。但乾隆的本意是“已启迪化”，实无贬义。

长春和乌鲁木齐，真是一个东北一个西北，纬度只差百分之几度。从长春飞乌鲁木齐，在北京转机后，只须三个半小时左右就到了乌鲁木齐的地窝铺国际机场。本以为飞机大部分时间飞越内蒙古（加上那天天气特别好），可以饱览一下草原风光了。没想到一路上看到的都是不同颜色的戈壁荒漠，连个草原的影子都没有，很多时候看见的是狂风吹过留下的道道沟痕，沧桑凄凉。飞过天山时，可看到山顶终年不化的皑皑白雪，算是有些景致。到了乌鲁木齐附近，才能看到大片的绿洲。后来出于好奇，找到了一张内蒙古草原分布图，我们穿越的内蒙南部，根本没有草原——除了沙漠（毛乌素，腾格里，巴丹吉林）荒漠，就是废弃的草原（荒漠草原）。

一起开会的好几位选择了乘火车，经太原，走西安，奔兰州，过河西走廊，50个小时的颠簸，最后已“穷困潦倒”。尤其是过了嘉峪关，茫茫戈壁，几百公里才一个站，充分体会了一下“西出阳关无故人”。只可惜，他们没人记得当年的贺敬之了，没人品味到“一站站灯火扑来，象流萤飞走；一重重山岭闪过，似浪涛奔流；”以及“一路上，扬旗起落——苏州，郑州，兰州；一路上，倾心交谈——人生，革命，战斗”的诗情画意了。

实际上，去新疆如果仅仅到乌鲁木齐，你不觉得和其他城市有什么区别。乌市80%是汉人，维族居住的又很集中。到了解放路，二道桥一带才能看到许多带着小帽的维族人。从出租车司机到摆小摊的，都是汉人，尤以来自四川山东河南的居多。到了吐鲁番，这个比例就反过来，80%的维族人，到处是司马仪·艾买提了。



新疆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维族和哈萨克族。以天山为界，维族居住在天山以南，居有定所。而北面的哈萨克人则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据说近些年略有改善，否则儿童教育成问题）。那天的导游是一位很儒雅的汉族小伙，对维族姑娘赞不绝口，但他说维族姑娘漂亮是漂亮，但也很危险。据说漂亮的维族姑娘眨一下眼，能让你死，再眨一下，又让你活。而维族姑娘看人都是眼睛眨来眨去，所以男人们都被弄得“死去活来”。同车的一个小伙显然对男导游有点失望，见另外一车女导游很是漂亮，便找个机会和人家合了个影。回来告诉我那个女导游实际是个乌孜别克姑娘。我说好啊，不然你怎么能活着回来呢？不过维吾尔姑娘能歌善舞，确是名不虚传。无论是餐厅的服务员，还是果园的阿娜尔汗，都是下得厨房，上得舞场。那一举手一投足，一扬眉一媚笑，真让人看着惬意。

乌鲁木齐与长春虽然纬度相同，经度则差了近40度却属同一时区（若分时区，应对应美国的东部时区和太平洋时区）。因此作息时间必须调整一下，三四点钟吃午饭不足为奇。更使得“夜市”异常繁荣。晚上出门一遛达，那可到处是“陈佩斯”，烤着真正的新疆羊肉串。削面师傅的利刀也四处飞舞，各种新鲜水果更是琳琅满目，价廉物美。不吃？那是欲罢不能。

此去感觉最好的还使那里的天（空）气，有点像南加州沿海一带。如果你也喜欢干燥一点的话，会感觉非常舒适。整日价天高云淡，空气清新，喝着纯净的天山雪水，吃着鲜美的蔬菜水果。有雪山，有冰川，有森林，有沃野，有牧场，有高楼，交通发达富饶辽阔的新疆缺什么呢？什么都不缺，我真不懂为什么人们不愿意去那儿，而宁要留在烟雾笼罩的北京城呢？（但人们确实不愿意去，所以新疆真正缺的就是人才，估计冬天也许不太好受）。

（2）天池风光



天池及东面隐约可见的博格达雪峰（5000多米高，雪雾茫茫）。

因为多年前去过咱们的长白山天池，景色美不胜收。如今来到天山脚下，自然要饱览一下天山天池。去

新疆前，大概看了一下地图，以为天池就在乌鲁木齐的郊区，哪知新疆太大，地图的比例尺自然也大。实际天池距乌鲁木齐还有110多公里，爬山到一半还得换上环保车才能到池边（实际就是收点费，耽误点功夫，据说许多景点都这样。原以为环保车应是电瓶车或燃气车，实际上就是普通汽车，烟照冒，污照排），估计没有三个小时到不了。天山天池是一座天然湖泊，靠附近山峰的雪水补充（不像长白山天池下面有源）。天山天池海拔1900多米，面积为4.9平方公里，平均水深60多米，最深处约105米。所有这些指标都不及长白山天池，水深更不及长白山天池1/3。最大的不同是长白山天池雄踞群峰之巅（白头上峰），附近悬崖峭壁，寸草不生；而天山天池则坐落于博格达峰下的半山腰，周围群山环抱，绿树成荫。因此有人说如果说长白山天池是群峰托起的“掌上明珠”，而天山天池则是众山怀抱的“小家碧玉”。但无论是明珠还是碧玉，看来都挺招人喜欢。

记得小时候家里有张画，是长白山天池和飞天的七仙女，很是令人向往。天山天池当然也有许多传说，我就记住了当年西王母娘娘曾在此举行蟠桃盛会（西游记上说是在天宫），大宴群仙，被老孙给搅和了（谁让她不请人家了）。又因为王母娘娘曾在天池沐浴，所以又称瑶池（长白山天池因为七仙女沐浴也称瑶池）。天池北面的西王母庙里有瑶池宫。天池西侧下面还有一小天池，又称玉女潭，相传为西王母洗脚处。据说东边还有一个是洗脸的。看来这王母娘娘生活还挺讲究地。

不知现在长白山天池里是否有船，天山天池为了赚钱，放了好几艘船。本来池子不大，实在没有必要。那清澈湛蓝的池水污染了实在可惜。花花绿绿，斑驳陆离的几艘破船，也破坏了整个景观。一个不好的消息是，据说由于沙石的不断流入，天山天池正在以每年二百平方米的速度缩小，八十年后，将和罗布泊一样不复存在。所以想去的还得抓紧。书上说附近有岩画，瀑布，历史遗迹等等，可惜没有时间了，连骑马上趟雪山的时间也没有。

写到这里，有个插曲，贴到这里助一点游兴了。此段游记写完后贴到了校友网上，有位名为老道的朋友先是“虚夸了几句”，马上对此提出“批评”。“盖因乡君子日前所发天池风光一文中，讹传吾道西王母天山天池沐浴漱足，实是为对本教尊神不敬推波助澜也。”并接着有理有据的论述道：“须知西王母乃本教三清天尊之下万众之上之第四神仙，居吾教第一神山昆仑之巅。以西王母之尊，昔有周天子穆王西巡登昆仑与之会，雄霸如汉武帝拜见，亦是‘跪问寒温，侍立良久，呼帝使坐’。而昆仑之神圣，更非世俗所能言喻。以本教之规，‘上士得道，升为仙官；中士得道，栖集昆仑；下士得道，长生世间。’以王母之至尊，岂能屈尊折节下昆仑赴天山沐浴濯足哉？昨夜为慎重见，余遍览手边之本教经典，凡涉西王母之行居处所，皆与昆仑有关，断无涉足天山之记载。及至天池，实乃‘北高峰稍低处，（有）一个小湖’也（梁公羽生语），以乡君照片为据，其山其水，远观则无莽莽昆仑之万千气象，近观

亦乏幽深仙灵之玄妙景致，实乃乡君文中之‘小家碧玉’，又岂能与‘流精之阙，光碧之堂，琼华之室，紫翠丹房；景云烛日，殊霞九光’之西王母昆仑神宫相比耶？又余以‘定海神针’冠盖之延展，‘瑶池道观’红砖之簇新惴测，皆近一、二十载之物，绝非千年神迹也。故西王母天池沐浴濯足一说，必是今人诱哄无知迷信者及心怀鬼胎者供奉‘功德’而杜撰之说。然更有甚者，乃借王母之名，行骗钱之实，其不敬更甚焉。俗可忍，道不可忍也！

余知其上不敬之举，皆世俗所为，实非乡君之过。然余谓虽瑕不掩瑜，但以乡君学识之渊博，思维之敏捷，竟有此失察，以讹传讹，为本道之所不忍见也。本道为此坛坛唯一‘道家’弟子，维护本教王母之尊严，舍我其谁？是故张文‘声讨’之，以绝再犯。”

看来老道是言之凿凿了，我也是好只好“引经据典”，绞尽脑汁，“认认真真”地回答了：“几千年前的地理划分好像没那么细，我估计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最初都叫昆仑山。莽莽昆仑，横空出世，可不得那么大。天山就算是昆仑之丘吧。再者说，天山昆仑南北千里之遥，东西沟壑相连，周穆王的八骏马车日行几万里，一袋烟的工夫，那能有俩大山呢？所有史料记载，穆天子和王母娘娘确实在瑶池幽会，且绵绵数日，穆王更挥笔题写了‘西王母庙’几个大简体字，几千年后依旧‘道光闪闪’。据说那王母娘娘可不一般，雍容高雅，丰姿绰约，端庄秀丽，且冷艳无比。让风流倜傥的周穆王一见倾心，玉容仙举让别后的天子久久挥之不去，‘八马回乘汗漫风，犹思往事憩昭宫’。那王母娘娘后来更是‘自从频见市朝改，无复瑶池宴乐心’。临别时依依不舍，含情相道：‘将子无死，……尚能复来？’，那周穆王更是激动万分，誓言‘比及三年，将复而野！’但由于改朝换代，公务繁忙，周天子再也没有临幸瑶池。只是托人送去了一个脚盆一个脸盆，安在瑶池的东西。并送了一个碧玉簪（现在天池的定海神针）作情物。那王母娘娘遂用新砖贴面，重新装修了瑶池宫，以示纪念。一年后出生的二仙女（七仙女中排行老二）国色天姿，眉宇间带着几分天子的豪爽，但具体已无从考证了。

多年后，二位嵩山相会，苦情重诉，穆王“早知无复瑶池兴，悔驾骅骝草草归”的悔恨则是后话了。但自此道士多情，尼姑风月倒是延续至今。”

（3）吐鲁番

从乌市乘车沿312国道向东南行驶三个小时左右（260公里左右，高速公路），中间过达坂城，再穿越天山山口便到达了天山南麓的火洲吐鲁番（吐鲁番也是地区，辖吐鲁番市和鄯善、托克逊两县。鄯善便是班超出使西域经过的鄯善国，西游记里叫哈哩国）。山口还真有点险峻，高高的峭壁上，巨石摇摇欲坠，好在有铁网罩着，心理好歹踏实一些。对了，翻山前，还经过有中国死海之称的新疆盐湖（规模仅次于青海盐湖），并

有幸参观了坐落在茫茫沙海中的西部歌王王洛宾王老纪念馆。

达坂城地区位于天山中部的谷地，是南北疆气流的通道，往那边刮就看南北疆的气压高低。但“不管是东



高昌古城里的维族男孩艾买提和他通晓多种外语的“驴的”。

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风力极强（的确不是东南风就是西北风）。因此中国最大的风力发电站，柴窝铺电站就建在这里。这里每月平均有十几天风力超过八级，年平均风速竟达6.3米/秒（据说其它地区如罗布泊风区，风力还要比这儿大得多）。经年的大风不仅把树吹得向一边倾斜（可能是东风压倒西风吧），达坂城男人的胡子也都吹得歪向一面。而“那里住的姑娘辫子长啊，两只眼睛真漂亮”吗？好像根本没那么回事。烈日炎炎，狂沙漫漫，这点是可以理解的。并且真正漂亮的是多住在南疆的维吾尔族姑娘，而达坂城80%是回族。领队地说，为了不破坏大家心中美好的印象，我们就不去看去了。可当年王老的一首“达坂城的姑娘”却是吸引了无数痴情的内地青年到新疆“支边”。至于“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妹妹，赶着马车来”人们也不要再想入非非。那儿的人过去结婚很早（常常是母女同孕），女孩儿十二，三岁出嫁，妹妹尚小，领着妹妹来完全是为了娘家分忧解难，为男方增加负担来了。至于什么时候结婚，说是一个巴掌下去揢不倒的时候就可以了。

翻过天山，眼前便是茫茫戈壁，古老苍凉，顿悟什么叫“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了。据说有的日本人，久居岛国，没见过如此广袤大地，到了戈壁滩，匍匐跪地，嚎啕大哭，发泄饱受压抑，身心疲惫的情感，一恸为快。然而再走一点，远远望去，便可见到戈壁沙海之中的片片绿洲，那就是丝绸之路上美丽的吐鲁番了。

吐鲁番有80%的维吾尔人，与乌市的汉人比例相当。到处看见的都是带着瓜皮帽的司马义艾买提和阿凡提大叔。一吐鲁番的几大怪之一就是“男的爱把绿帽戴”（不是纯绿色，带着绿色的花纹儿，还有什么“铁床摆在大门外”等）。吐鲁番有许多全国之最：最低，最干，最热等。乌鲁木齐海拔1000米左右，而吐鲁番的平均高度为零。干枯的月光湖低于海平面100多米，



为全国最低处。那的平均年降雨量不足16毫米，不及东北的一次小雨，而蒸发量却高达3000多毫米，干燥程度可想而知。举世闻名的坎儿井能用上一千多年（仍在使用），高昌古城能禁得住两千多年的岁月冲刷，依旧轮廓清晰，就容易理解了。那的气温更可高达50度，我们去的那天还挺运气，领队高兴的通知我们：今天不错，气温只有41度！热的干喝水不出汗，因为干热，汗马上被蒸发掉了。沙漠能烫熟鸡蛋更是不在话下。据说一个日本人不信，带上一个生鸡蛋，到时候往沙漠上一摔，呲喇一声就是一荷包蛋！（实际上，烫熟鸡蛋只需70多度，许多地方夏天的沙漠都能做到。至于呲喇一声一个荷包蛋，则绝对是夸大了）。为了避开炎热，盛夏时吐鲁番的午休时间是中午12点至下午5点，而古时候的县官坐在水缸里办公，据说也是确有其事（有实物为证）。但太阳一落，由于沙漠保热能力差，地面散热快，温度迅速下降，形成很大的昼夜温差，所以吐鲁番才有“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之说。

到达吐鲁番市之前，先来到了唐僧师徒取经路上的八百里火焰山。也许是古今单位制不同，火焰山在吐鲁番盆地实际绵延100多公里。因土中含煤，铁，自燃后略显红色，更增加了炎热如火的感觉。距火焰山不远，便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有着两千年历史的高昌古城了。古城在元末明初毁于战火，但房屋遗址，依稀可见。城里有一千多年前高昌国王为唐僧修的大佛寺。从城门口进城，要换乘“驴的”。驾毛驴车的维族少年很有意思，他换着不同的语言操作着驴车，一会儿是“驾”，一会儿是“Come On, Let's Go”，一会儿又上日语俄语，毛驴居然都整明白了。最后他解释说，只有我们高昌附近的毛驴懂外语，汉英日俄都成，其他那儿的驴都不行。我想可也是啊，人家那改革开放多早哇，一千多年前老外不就沿着丝绸之路摸进来了嘛。另外你还别说，随着一声Come On，那小毛驴四蹄飞扬，黄尘滚滚，四处苍凉一片，还真有点壮士出行，“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劲头呢。

吐鲁番除了全国最低，最干，最热等。如果再加一个，那就是最甜了。吐鲁番的瓜果香飘四溢，滴水如蜜，葡萄的含糖量达24%，葡萄干更高达60%。最甜应是当之无愧。葡萄有100多个品种，马奶子，玫瑰香等可吃到10月底。我觉着那无核白葡萄挺好吃，晶莹剔透赛珍珠。我们如果晚去几天，就能赶上吐鲁番的葡萄节了。哈密瓜更是又脆又甜。真正盛产哈密瓜的是吐鲁番的鄯善县，而得名哈密是因为当初“鄯善瓜”是从哈密运出去的（京城的清官，只知道瓜从哈密运来，就告诉乾隆叫哈密瓜）。那又大又甜的吐鲁番西瓜就不用说了。葡萄沟是去吐鲁番必停的一站。沟中流水潺潺，清澈甘甜；葡萄串串，藤蔓缭绕，年轻的阿娜尔汗们在精心培育着绿色的小苗...。只是游客太多，看着没头没尾的车队，黑黑的尾气污染的纯净的葡萄沟，让人有些不忍。

如果说吐鲁番还有一最的话，可能就是那的人均寿命高了。百岁老人村就位于葡萄沟葡萄庄园里。实际

吐鲁番的自然环境算是很恶劣了，严寒酷暑加上无雨干燥。经济也不算发达，平均收入只有600多元。但毕竟有清纯的天山雪水，滋养着绿色的瓜果蔬菜。人们小富即安，生活节奏缓慢，田园味儿极浓。走路不紧不慢，悠哉游哉，超脱于尘世。你若问当今的领导人是谁，很多老年人会说（新疆味）：“毛主席”。我们停下来吃葡萄的人家，恰好有一位109岁的老太太和他的女儿。去参观老人村时，没见到老寿星。老人村简介的最后几句话倒是记了下来：“...参观百岁老人村，会使你感受天地人和，与世无争；拜访百岁老人会让你感悟人生，珍爱生命。”有道理啊。

市区附近，还有与长城，大运河齐名的中国古代三项伟大工程之一的坎儿井。前面说过，吐鲁番平均年降雨量不足16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3000多毫米，地表温度80多度，靠明渠从天上脚下引雪水那才叫化为乌有，是不可能的。吐鲁番的前辈们便利用那里的特殊土质，发明创造了独特的地下引水系统——坎儿井（井渠）。就是修建长长地下暗渠引水，但中间要挖许多竖井，把土运上来同时也便于维护。“水从土中穿穴而行”（林则徐语）。渠道纵横交错，遍布吐鲁番盆地，养育着吐鲁番人，浇灌出戈壁的绿色，滋润着阿娜尔汗的心和她的葡萄。坎儿井已经汩汩地流淌了2000年（多数是清代以后修的），目前仍有1000多条，总长5000多公里。但近年来随着城市开发，地下水位不足。坎儿井在干枯，数量在迅速减少，据说再过廿几年，坎儿井将不复存在。吐鲁番的葡萄不知会不会变味儿？

（4）石河子

去新疆之前，就有去了以后去趟石河子的想法，因为听了一个那里有亲属的朋友讲述了“八千湘女上天山”的悲情故事。最近国内刚好出了一本书，就叫“八千湘女上天山”，石河子是一定得去了。

从乌鲁木齐沿乌奎（屯）高速公路行驶3个小时就是石河子。50年代初，王震领着十几万官兵（士兵多为陶峙岳手下收编的国军）在新疆就地转业，屯垦戍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那十几万转业的官兵皆为男性，包括很多单身的军官。按王震的说法“没有女人安不了心，没有孩子扎不了根”。王震后来给老家湖南省委写信，让他们在湖南大量招收女兵，要求十八九岁以上，未婚，有文化。兴高采烈的女兵们在去新疆的车上就被告知，到了新疆便就地转业，从此也就有了一个个凄婉的故事（后来从山东等其他省份也招了不少）。僧多粥少，多数女兵们分配给领导工作，培养感情，待嫁。可大多数女兵有些文化，不喜欢这种拉郎配和“爹不像爹，爷不像爷”的男朋友，又没有文化。有的军官用枪逼婚。更有甚者，一个女兵因为拒绝了一个营长的求爱，被惹怒的营长拔枪给毙了（后来营长也被处了极刑）。最令人动容的是，一个女子被分配给了一位首长，可她却爱上了他的年轻干事，首长便把干事发配到了下面。下去不久，干事不幸外出被野兽吞噬，而该



女得知，则终身未嫁。湘女多情，可见一斑。许多湘女，还未嫁人，就魂归荒漠；许多三十几岁，便病故异乡；即使安息在那里的老年人，很多人也一次没有再回故乡。那些面向东南的墓碑，也许在无声的诉说着什么。

如今的石河子，已被称为“戈壁明珠”，今非昔比。宽敞平坦的街道，清新整洁的环境，绿茵成行，鲜花遍地。城市获得了联合国人居奖，以表彰他们对人居环境的改善做出的贡献。然而出了城，无尽的戈壁，满目苍凉，会告诉当初的情形（当然，现在可看到很多庄稼了）。看到这种巨大的变化，你会感到欣慰，可想到那么大的牺牲，又让人慨叹。用一个简单的“奉献”是无法描述这个过程，也很不准确。湘女们不仅为荒漠带去了爱情，带去了生机（生育的机会），也带去了文化。一个被湘女教出来的学生曾感慨道：“中国的荒原，荒原的第一代和以后的一代代，向屈子魂流淌了千百年的湘江水，向钟灵大雅的岳麓山深深地鞠躬致谢了。”

石河子市也是我知道的编制最有意思的中国城市。她的全称应该是“农垦第八师石河子市”。可能前面还得加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字样。当地法院的名称是“农八师中级人民法院”。许多名称前都冠以“师市”，可见师比市大，石河子市大概是个团级）。从石河子再往西走一点，就是农七师的所在地奎屯了。

在石河子时，不巧新买的书包带坏了，便找了一个小店修理一下。店的主人是个从四川到新疆去的老妇人，不是最早的几批。但她去的时候后，住的还是地窝铺。类似当年东北的防空洞。好在那里不下雨，简单的树枝，薄薄的一层土就是房屋了（乌鲁木齐机场叫地窝铺国际机场，名字是否就是由此而来？）。老太太叹了口气说，那真叫苦哇。我们这代人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她说过去兵团的待遇很差，对目前的情形也不满意，在乌鲁木齐的许多内地人也是如此。这点有些出乎我的预料。在我看来，无论是乌鲁木齐还是石河子，环境真的不错，空气新鲜，物产丰富。蔬菜水果水产肉类什么都不缺。可内地去的人认为，那里文化落后，下一代在那没出息。上大学都拼命往外考，没办法才上新疆的大学。我想我们匆匆一过，看看表面，体会不到那么多吧。

新疆实在是太大，“三山两地”（南边的昆仑山，中间的天山，北面的阿尔泰山和中间夹着的塔里木盆地及准噶尔盆地）占去了国土面积的1/6（新疆面积166万平方公里，像个长方形1600公里X1000公里），从乌鲁木齐到喀什的距离比长春到北京远得多，新疆大概是中国省区内航线最多的地方。据说要坐车把新疆该看的地方都看一遍，得二十五天。我们匆匆几天，偷闲遛遛，活动半径不出几百里，没看到风光旖旎的伊犁，没去过美丽神秘的喀纳斯湖，没上过帕米尔高原，没爬过百里冰川，没行过大沙漠，没到过古楼兰，没见过雪莲花，没尝过烤全羊……就算是新疆掠影，也只是掠了一个小小的角落。新疆，有机会一定再次走近你。



上图是游憩广场西侧的农垦纪念雕塑《农垦第一犁》。塑像是裸体的，当年用人拉犁，几天军衣就磨破了，供不起军衣。男人们便裸体拉犁（反正也没有女人），艰辛可知。下图是一座无名雕塑，位于广场东侧。前后看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名字（也没有日期），大概是不好起名吧。

崇明岛的深秋

游岛上森林公园

林海



林中小鹿。天空树木草地，小鹿悠闲其中。

北国冰封雪飘时节，我来到了地处长江口门户，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中国第三大岛—“东海瀛洲”，不用我说，你一定知道是哪里了吧—崇明岛。

在岛上森林公园，我又看到了秋的色彩。我不止一次与这片树木邂逅，却都匆匆错过了，在这让人感怀的季节，天赐机缘，使我能够贴近草木，细细端详秋的神情，感受秋的成熟与沉静。

踏进林海，高大的水杉默默伫立，别致的杉树叶挂在枝头，也撒满路面，于是，那赤橙的色彩从空中一直染向大地，满目深秋成熟过后不可及的丰富。我小心的踩在树叶上，望向远方，忽然想，倘若人生的道路能够这样笔直，是不是就可以预知路的尽头人生故事的结局呢？

早晨的阳光照了过来，路旁的小木凳竟让我留连，很像个道具，可以演绎浪漫的或忧伤的剧情，不是吗？

置身林下，低矮的树丛和荒草，伸展着枝叶谦卑的承载着杉树的给予，我与之分享了一小堆儿风干的叶片，放在手心儿，细细端详，就在那一刻，淡去的往昔一下清晰起来，孩童般的愉悦充满心头，看那笔直的树干，有种爬上去的冲动，体会曾经年少的快乐。

走出挺拔的水杉林，柳杉一派苍翠，展示着生命和力量，发现自己很贪婪，深深、深深地呼吸着周遭清新的空气，湿润而清凉，可以嗅到阵阵松的香，混杂着泥土的气息和青草的味道，让人醉。我像猎人那样寻觅着，绿色的枝条开了朵美丽的“花”，是蜂的房，蜂儿哪里去了呢？

枝叶茂密的香樟树，千姿百态，据说可以提炼樟脑油，没有风儿，宁静的绿荫下散着说不出的微香，树上结满了圆圆的黑色小果实，正是成熟期，撒在地上，恰似羊群从这里走过。



图一：水杉林。不仅在森林公园，整个岛上随处可见。秋天里，那独特的色彩在天地间形成朦胧的轮廓。



图二：蜂巢，柳杉树的奇葩，蜂儿美丽的家。

有片林木很疏朗，名字我是第一次听说，叫马褂木，最后的叶子零零落落挂在枝桠，心想叶子就是树的马褂吧，多么漂亮的装饰。身边的树木不断变换着，迷宫一样的柏树林，粗枝大叶的白玉兰，热带的棕榈树，还有高大的芦苇生长在水边。

就这样无声无息的走过，偶尔会从身边惊飞一只大鸟，几头小鹿悠闲于草地林边。是不是有种“到处皆诗境，随时有物华”的感觉呢？这里的一切不是自然而然，但每个视角都让我惊讶和慨叹。

透过秋的神情，我还看到了一段历史，森林公园中有个知青墙，八面石壁上分别镌刻着1968年9月8日起，那个年代曾在崇明这块土地上，在八个农场下乡劳动过的知识青年的名字，中央纪念碑上一面刻着“青春无悔”，一面刻着知青在这块土地上的业绩碑文，这堵墙1998年10月为纪念知青下乡30周年而建，很是简陋，说是就要拆掉了。对于这一代人的作为自有历史去评说，“青春无悔”！有悔无悔他们都在那条路上走了过来，涛涛林海将他们永远的铭刻在天地间。

离开时，我带着森林的旷达和秋的满足。

简介：

崇明岛地处长江口门户，是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中国第三大岛，从小小的沙岛成陆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崇明岛三面环江，一面临海，东濒浩瀚东海，南与上海宝山区、浦东新区隔水相望，西接滚滚长江，北与江苏海门、启东一衣带水。

1998年记载，全岛东长79公里，南北宽13至18公里，面积12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香港或两个新加坡。可是，目前岛的东西长已经大于100公里了，而且北靠的趋势十分明显，不久的将来，随着北支的淤死，崇明岛将成为启东的一部分，而不再成为岛屿了。

西沙有片湿地，芦苇无边，东滩有大片候鸟保护区，据说，鸟类品种274种，数量达100万只，越冬的小天鹅有3000多只，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野生鸟类集居栖息地之一。



图三：知青墙，1998年10月10日，为纪念知青创业30年而建。追溯当年22万上海知青响应号召，到条件艰苦的崇明八个国营农场，露宿荒滩，围垦造田，奉献青春和热情。

